

萌物当道

再不爱上我就一口把你吃掉

绣锦
作品

MEI GU
DIANG MAO



烟罗称最惊喜作品
莫峻先生钦点命名

十年暗恋伤还没好呢，
不知从哪冒出个俊美青年，
一脸傲慢道：“感恩吧人类，
我允许你喜欢我！”

=|||为什么放弃治疗？！

一定是他报恩的方式不对，
他这么英俊潇洒的天界第二小白龙，

以身相许，居然被嫌弃了！

大神颠覆传统
超萌之作 绣锦

独家赠送
超3万字萌死人番外



五千读者绝赞好评



萌物当道

绣锦
作品

MENG WU
DANG DAO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萌物当道 / 绣锦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511-1715-9

I. 萌… II. 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15226号

书 名: 萌物当道

著 者: 绣 锦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刘红哲

特约编辑: 猫 冬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小 白

内文设计: 文 珊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4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715-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MENGWU
DANGD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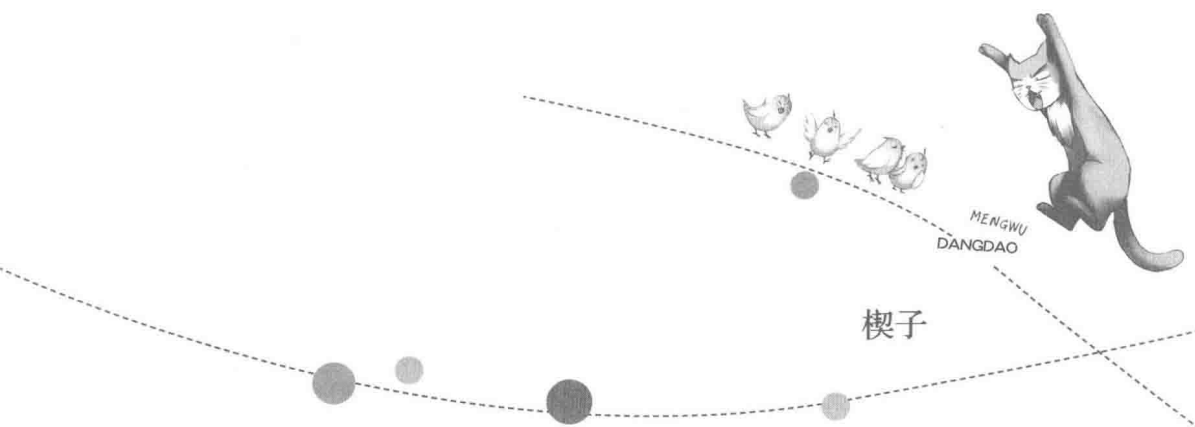
- 001 楔子
- 004 第一章 天上掉下个敖游
- 024 第二章 长那么好看的人怎么就那么二呢
- 043 第三章 龙精虎猛的，你懂吗
- 065 第四章 怪鸟，怪鸟，旅行去
- 083 第五章 天降红雨，他要“嫁”人
- 102 第六章 吃醋没有吃饭大
- 122 第七章 你说一句我想你，我就赶过去陪你
- 141 第八章 再也不爱我，就吃掉你



目录

MENGWU
DANGDAO

- 160 第九章 恋爱的人就是越来越蠢
- 178 第十章 谁会一气之下出走一年啊
- 199 第十一章 别以为披了个马甲，就没人认识你了
- 217 第十二章 一切不以结婚为前提的要流氓都是该打死的
- 239 番外一
- 243 番外二
- 247 番外三
- 254 番外四
- 260 番外五



那年，1995年，夏。

已是酷暑，好在下午下了一场雨，将暑气收得七七八八，但温度还是有些高。

七岁的小丫头王培拎着小桶，悄悄地开了后门，才迈出一只脚，就听到王老爷子懒洋洋的声音：“培培——上哪儿调皮去呢？”

王培苦着小脸转过身，腻着嗓子小声道：“爷爷，我就出去转转。”

王老爷子对着她的额头弹了一下，宠溺地笑道：“你这小丫头，就知道玩，早点回来啊。”

她连忙应了，提着桶子飞快地跑出门，沿着后山的小路一直奔向卧龙潭。

每回下过雨，卧龙潭里就会有不少鱼。整个暑假王培最爱的活动就是下水摸鱼了。

刚下过雨的路面有些滑，王培一路摔了好几跤，屁股火辣辣的。后山这一带本来就没有什么人，这会儿又刚下过雨，更显得幽静。王培胆子大，一点也不害怕，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儿歌。

自从放了暑假，王爸爸和王妈妈就去了黄山写生，家里头只有爷爷奶奶和小叔叔陪着。可小叔叔忙着学画画，王培懂事地不缠着他，自己跟自己玩儿。而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后山的卧龙潭了。

卧龙潭在瑶河的尽头，并不大，却有一汪好水，水深处碧绿碧绿的，说不清楚到底有多深，近处的水却浅，水底是干净的泥沙，手巴掌长的小鱼儿撅着屁股游来游去，王培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拎着小桶和网兜去摸鱼。

大人却总是拦着她，因为潭水太深，一个不留神便容易出事，王培虽然会游泳，可到底年纪小，若真跌进去，小命儿都要要不保了。所以，他们总是编出各种各样

的故事来吓唬她，王老爷子就老和她说卧龙潭里藏着一只恶龙，哪天不高兴了就要钻出来吃小孩——王培可一点也不信。

她都已经幼儿园毕业了，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小孩子！

卧龙潭藏在群山之中，只有镇上的乡亲们才偶尔来这里走走，平时连个人影都没有。王培拎着小桶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脚上时不时地滑两下，路上还跌了一跤，摔了一屁股的泥。

揉着屁股一步一步地出了小路，卧龙潭碧绿碧绿的潭水就出现在面前。她大呼一声，正要往前奔，忽然瞥见潭水中央泛起一波一波的涟漪。那涟漪越来越大，不一会儿竟发出咕咕的声响，潭水上方卷起一阵一阵的风，潭边的树木和草丛全被吹得翻动起来……

难道——爷爷说的全是真的？潭水里果真有只吃人恶龙，趁着旁人不在的时候专门吃小孩？

她的脑子里还在转，忽然瞥见有个雪白的东西破水而出，缓缓地升了上来。王培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奇怪的动物，它有着雪白的身体和漂亮的鳞片，头上长着幼嫩又可爱的犄角，眨巴眨巴眼，睡眼惺忪的样子。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龙？可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吃小孩的坏家伙。

那条小白龙似乎刚睡醒，样子呆头呆脑的，动作也十分迟缓，歪着脑袋盯着王培左看看，右看看，一会儿，又慢悠悠地把脑袋探了过来，距离王培的鼻子只有不到十公分。

它肯定是一条傻乎乎的小白龙，王培想，看起来这么迷糊，说不定跟幼儿园里被留级的小胖子一样笨。一想到这里，王培就觉得挺同情它的，甚至还伸出小胖手想摸一摸它的脑袋，小声道：“小白龙——”

她的话音未落，那条小白龙却猛地从水里飞了出来，卷起大片的水花，扑了王培一头一脸。

“小白龙——”

只眨眼的工夫，小白龙就已经飞到了半空中，天上有金光闪烁，一片片的祥云将它团团包围，它在空中游了几圈，很快就消失在云层中。

王培抹了把脸，又揉了揉眼睛，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卧龙潭很快又恢复了宁静，连一丝水波都没有，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王培抹了把脸，还是湿答答的，再低头看了眼翻在地上的小水桶，桶壁上也全是水……

“爷爷，爷爷……”她什么也顾不上了，转身就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爷爷，我看到小白龙了！”



那会儿电视台正在播《西游记》，王培的话没有一个人信，就算是小叔叔田知咏，也只是一边给她吹头发，一边柔声地应和：“是吗？嗯，太好了。”可是他脸上分明写着戏谑。

之后的很多天，王培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卧龙潭去，坐在水边看着潭水发呆。那条傻乎乎的小白龙是不是已经飞上了天，它还会不会再回来看她呢？



第一章 天上掉下个敖游

【1】

2010年，夏。

醒来的时候王培就发现不对劲了。

楼下院子里吵吵闹闹的，不停地有人在说话。

她甚至清楚地听到了隔壁的麻将大神刘婶的声音。

奇怪，这个时候她不是应该在隔壁的棋牌室吗？难不成来得太晚没抢到座儿？

睁开眼睛，床头的闹钟才指向八的方向。王培绝望地哀号了一声，昨晚她画画熬到凌晨两点，这会儿眼皮还在打架。

抱着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外头的声音还是从门缝里传进来，闹得人心烦。

王培索性起床，披着头发，趿拉着拖鞋，一边打哈欠一边从屋里走出来。还没出大门就被太后堵在门口了：“瞧瞧你这鬼样子，蓬头垢面，邋里邋遢，赶紧给我去洗洗再出来，家里还有客人呢，被人瞧见成什么样子……”

怎么连太后也变得这么奇怪？

王培打着哈欠万分不解。太后平时从来不管她，就算睡到下午两点起床也没说过一句废话。再说了，就刘婶她们，都老邻居了，算得上客人吗？

王培在洗手间刷牙的时候，刘婶的女儿刘二妹进来了。一进门她就站在镜子面前搔首弄姿，东看看，西摸摸。弄完了又折腾头发，用沾了水的梳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对着镜子研究好半天，末了还问王培：“你有口红不？”

王培一口吐掉嘴里的泡泡，板着脸道：“没有。”化妆品这种东西，就跟男人一样是不能外借的。刘二妹却总是理解不了这一点。

她又说：“那唇膏也行。”

还没等王培回话呢，她就毫不客气地打开了洗手台下方的抽屉，麻利地寻到



了一管唇膏，也不管王培难看到极致的脸色，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抹了，又对着镜子左看右看，一会儿抿抿嘴，一会儿撩撩头发，总算满意了，便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王培一脸阴郁地目送她离开，等她走到外面客厅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大声地朝她道：“刘二妹，你昨天不是让我帮你找治便秘的偏方吗？我晚上上网的时候查到了——”

“你胡说什么呢？谁便秘了，你才便秘呢！你们全家都便秘！”刘二妹气急败坏地瞪了她一眼，狠狠地跺脚，气呼呼地出了门。

真是奇了怪了，昨天晚上她还特意打电话说这事儿呢，怎么大早上就变卦了？再说便秘可不是小事儿，要真不通，啥问题都来了……

王培好心好意地还想再跟刘二妹多说几句，她已经像躲瘟神似的快步奔下了楼，只留下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怎么今天大家都这么奇怪？

等王培刷完牙，洗完脸，随手扎了个马尾辫，梦游似的下了楼，进了院子一瞅，顿时就明白了。

香榧树下坐着个年轻男人，穿着黑色丝质衬衫，胸口开了三颗扣子，露出纤细又性感的锁骨。

他的皮肤很白，隐隐还透着些水汽，朦朦胧胧跟打了柔光灯似的，样子……特别的好看。王培一向自诩见多识广，可这辈子见过的男人加起来也没他一个人好看。

那不是一种能用语言描绘的漂亮，什么勾魂摄魄、倾国倾城，王培所有能想到的形容词似乎都太过于苍白，相比起他来，王培觉得昨晚上熬了半夜画的仕女图根本不堪入目。可是，这么漂亮的长相，看起来却不女气。也许是眼神太过于锋利，抑或是剑眉入鬓，反正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不敢逼视。

难怪连太后也扛不住。虽说王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唇红齿白、清秀英俊的帅哥一枚，可跟这个男人比起来，那就是炮灰啊。

什么不去打麻将的刘婶儿啊，抹口红的刘二妹啊，抵死不承认自己便秘的事儿啊，统统有了解释——要换了她也抵死不认。

天气热，有点上火！尤其是对着这么个绝色，王培觉得自己也快扛不住了，赶紧溜进厨房，透着窗户一边往外瞧一边问太后：“你弄这么个绝色美人儿放家里头，不怕王教授回来跟你拼命啊。”

太后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瞎说什么呢？”话没说完脸上却忍不住泛起笑意，嘴角一勾，神秘秘地道，“你爸得去一个半月呢，没那么快回来。他领着那一大群娇滴滴的女学生，过得不知道多快活。我不过是过过瘾怎么了？再说了，你不是还在家里吗？”

王教授暑假领着一批大四学生去西藏写生，得九月份才能回来，本来非要拖着太后一起，太后却不肯。西藏是太后和王教授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地方，王培本以为她会高兴地收拾行李，陪着王教授一起回顾他们的青春岁月。

“那鬼地方，上回就要了我半条命，再也不去了。”太后一提起西藏就一脸余悸，然后向王培抱怨那里的鬼天气，罢了又不高兴地朝王爸爸道，“再说了，你领着那一群小鬼头，难道让我给你们当保姆？”

最后一句才是重点——王教授显然也很清楚这一点，垂头丧气地收拾行李孤身上路，临走前又一再保证：“下次我们再去，就我们俩。”

王教授一走，家里的俩女人就开始无法无天，熬夜上网，白天睡懒觉，现在更好，还引了这么个美人回来。王培觉得，她很有必要现在就给老头子打个电话，以表明自己并非共犯的诚意。

“对了！”王培忽然觉得有些想不通，疑惑地问，“美人儿从哪里来的，怎么就被你给领回来了？”

太后立刻眉开眼笑，得意道：“你看我十天半月也难得起个早，今儿早上突发奇想，想去买几条小河鱼，才下坡就瞧见他了。小伙子挺讲礼貌，问我家里有没有房子出租，想在咱们这儿住一段时间，我就把他给领回来了。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自从瑶里小镇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后，这里的游客日渐增多。刚开始还只是周末热闹热闹，到了现在，随处都能见到来这里度假休闲的游客。像美人儿这样找个房子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也不少见。

可王培心里难免有些奇怪，忍不住皱起眉头，敢情这帅哥是自动送上门来的？一时不由得生出些许怀疑，忍不住小声道：“你说他不会是个贼吧？”她们家仓库里还放着王老爷子和王教授的不少作品，要真遭了贼，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哎呀，你这小姑娘真是的。”太后立刻板起脸，“小小年纪怎么疑心病这么重？人家小游哪里看起来像贼？你看他那身打扮，那衣服鞋子，还有手上那戒指，玻璃种帝王绿，一个戒面够一栋房子了。人能瞧上咱们家这点儿东西？什么眼神儿！”

王培顿时睁大了眼。她们画画的眼神儿都好使，所以刚才虽然就瞟了两眼，却也注意到了那个男人手上的戒指，当时就觉得水头好，碧汪汪的，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但是——价值一栋房子？

算了，既然是太后说的，保管错不了。她老人家见识广，眼神儿毒，更重要的是，要是王培再多说一句话，太后肯定忍不住要发飙。

“然后，您就真领他过来了？”王培还是觉得有些匪夷所思，“那他住哪儿啊？”

二楼是她的香闺和画室，一楼早被王教授给占满了，总不能把他安排到后头老爷子的院子里去吧。

太后的脸上显出思索的神色，一会儿朝王培呵呵地笑：“你隔壁房间不是空



着吗？”

她隔壁……可是跟她的房间共用一阳台，这大夏天的，她晚上睡觉还老不关门，太后她老人家怎么就一点也不在意自己女儿的安全问题呢？

王培看着面前眉飞色舞的太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彭教授，您到底收了人家多少房租？”

“哎呀你尝尝这冬瓜汤炖得怎么样了。”太后立刻就转过身去了。

王培顿时欲哭无泪。

你看，长得漂亮就是占便宜，连老太太都喜欢。不过太后说的话也没错，那个什么游长成那样，只要勾勾手指头，自有大把的女人哭着喊着要拿钱给他，哪里用得着做贼。

“你说他叫什么游来着？”

“敖游。”

“噗——”王培一口汤全喷在了太后的围裙上，好不容易才忍住笑，擦了擦嘴角，一本正经地板起脸朝她道，“你好，我叫火狐 360。”

王家人习惯在香榭树下吃早饭，于是太后和王培两人各端着个小托盘走出去。院子里还是热热闹闹的，除了先前的刘婶、刘二妹几个，又陆续多了好几位女士，一个个都跟向日葵似的围在敖游身边，笑咪咪的不知道多亲热。

不过敖大爷看起来似乎有些不高兴。

说他敖大爷可一点也不夸张，这位美人儿虽然漂亮，脾气却似乎不大好，被大伙儿这么围着，脸上就板起来了，又沉又臭。态度高高在上，看人的时候眼睛都是眯着的，透着一股子轻视和鄙夷。就好像，就好像大家全该跪在他跟前舔他脚背似的。

大家伙儿却不晓得到底是看不懂他的脸色呢，还是觉得美人儿发火别有一番风情，反正就是不走。敖大爷脸色越加臭，不过他倒是始终没发作，尤其是对着刘婶这样的老太太，他甚至……还是比较客气的……

“这孩子虽然脾气不大好，不过还是有点教养的。”太后在王培耳边小声道，说话时还使劲笑，还挺得意，好像敖大爷是她儿子似的。

“咦——”敖游总算发现了王培，转过头来好奇地盯着王培看，漂亮的眼睛流光溢彩。大伙儿见状，都齐齐地抽了一口气。

王培的心也跟着狂跳起来，他们离得近，从她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清他的脸，漂亮的弧线，勾魂摄魄的眼睛，还有……还有黑色衬衣下若隐若现的雪白皮肤……真要命，她觉得自己鼻血都快出来了。

“是你呀。”敖游忽然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睫毛又长又卷，毛茸茸的像把小刷子。这一瞬间，方才高高在上的傲慢忽然消失不见，现在的他看起来又亲切又可爱，就像邻居家漂亮得不像话的……呃，弟弟。

“你好，我是王培。”王培抹了把脸，手上一热，顿时哇地大叫起来。满手鼻血……

【2】

王培一进屋就给周柏婷打电话，把刚刚丢人现眼的事情说给她听。结果周柏婷一听说她家里有帅哥，立刻就激动起来，当机立断地命令道：“泡他！”

王培对着镜子抹了一把鼻血，一脸苦逼地道：“你以为他是方便面，想泡就泡啊。再说，他一大男人长得比我还漂亮，你还让我活不活？那样的男人，咱们这种普通姑娘抓不住。”

光是看今天这阵势就晓得他有多受欢迎了，貌美又多金，那是小说里公主和灰姑娘的专属配置，跟她们普通人扯不上关系。

周柏婷急得在电话那头直哼哼，气急败坏地骂道：“王培啊，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儿。人都到了眼前了，吃不了肉好歹也喝口汤。这年头能遇到个长得英俊点儿的男人不容易，你说咱多久没瞧见个平头整脸的男人了。你管抓不抓得住，先吃了再说。”

“这……不大好吧。”王培对着电话犹豫不决。

“人不风流枉少年。”周柏婷的声音阴恻恻的，带着一股子蛊惑的味道。

王培啪的一下就把电话挂了。

才过了几秒钟，周柏婷又立刻打了过来，声音急吼吼的：“哎呀你可别不听我的话。该出手时就出手，姐是过来人……”

周柏婷是王培的师姐，比她大四岁，两人读的同一所中学，只不过一个高中部，一个初中部。王培都已经记不清她们俩到底怎么认识，又怎么成了死党的，朋友这个词跟爱人一样奇妙，甚至连原因都没有，一眼就是一辈子。

周柏婷的性格和王培完全不像，她热情又爽朗，直率且冲动。对爱情，她有着强烈的执行力。她的老公就是自己追来的，那会儿她还在景市念书，大四的时候喜欢上刚进学校的经济学老师陈夔，不到两个月就将陈夔拿下，毕业就结婚，其精准快，无一不让人惊叹。

可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周柏婷，王培虽然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却学不来她的主动和剽悍。

如果她能学到她的一半，也不至于这么多年都小心翼翼地窝在景市等着她暗恋的人回来了。

王培五六岁的时候，王教授和太后都还年轻，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子冲劲儿，满脑子都是工作，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哪里还有精力管女儿。王培从小



就跟着小叔叔田知咏一起生活。

王培口中的小叔叔是爷爷王则安的关门弟子，他是个孤儿，十岁起就跟在王则安身边。那个时候的小叔叔是个安静斯文的少年，细心又温柔，会做饭、接送她上下学，还会教她画画，绿水蓝天，天上掠过的红色小鸟……

在王培的世界里，田知咏就是她的全部。

王培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也许是每天上下学坐在小叔叔的自行车后座上的时候，也许是他做了满桌的菜给她庆祝生日的时候，也许是他眼带笑意温柔地和她说话的时候……喜欢这种东西，怎么能说得清呢？

王培念初中的时候，小叔叔去了北京念大学。他在艺术方面很有天赋，学习又认真，自然考上了全国最好的美术学校，甚至还屡屡获奖。

之后王培的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她也要认真学习，好好画画，读同样的美术学校，才能理所当然地站在他面前。

王培十七岁的时候，太后带着她去了一趟北京，之后再回来，她就蔫了。

她的小叔叔有了女朋友，漂亮又温柔，有瀑布一般又黑又直的长发，明亮如星辰的眼睛，嘴角总是缀着笑，温柔得如湖水一般。再往后，田知咏出了国，也没有再回来。

高三那会儿王培一点学习的劲头都没有了，她也不想去北京了，也学习不下去了。后来生病错过了北京的考试，高考的时候老老实实地填报了景大美术系，继续窝在这个她住了十几年的小城市。

从她迷迷糊糊地开始有喜欢的感觉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王培自己也不清楚。

如果在很多年以前，她就跟他表白，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

王培从屋里洗完脸出来，太后赶紧招呼她：“你带小游上楼去。”

敖游闻言立刻站起身，王培这才发现他的个子真高，体型偏瘦，有长长的腿和精瘦的腰，肩膀很结实，她很少看到东方男人能把衬衣撑得这么好看。

敖游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个大大的拉杆箱。王培瞥了一眼，立刻相信了太后先前所说的他是巨富的说法。这个款式的箱子，早些天她在杂志上瞧见过，某国际品牌的主打款式，一个能抵她几个月的工资。

作为主人，王培很客气地上前去提了一把箱子。可它出乎意料的重，她没提防就失重跌了一跤。眼看着就要磕上地板，腰上有人一揽，她就稳稳地重新站了起来。抬头看，敖游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漂亮的眼睛里有戏谑和得意。

难不成以为她投怀送抱？

王培自觉地让开路，先行上了楼，一边道：“你跟我上来。”一边回头看他。敖游轻轻松松地拎着箱子跟在后头，胜似闲庭信步，就跟提个网兜没两样。王培

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好像有点深藏不露。

楼上的房间本来就是客房，只不过家里客人少，王培东西又多，所以渐渐地被她霸占了，屋里堆的大部分都是她的东西。杂志啊、泥胎啊、瓷板啊，应有尽有。

房间靠南，窗外是后院，里头有好几棵几十年的香榧树，枝叶蔓蔓，把阳台和屋里都遮得很阴凉。阳台上放着十几盆茉莉，这会儿全开了花，飘得满屋子都是淡淡的茉莉香。敖游似乎很喜欢这里，放下行李后直接就上了阳台，看远处朦朦胧胧的山，还有山间流动的云，耳畔是清脆的鸟鸣，还有潺潺的流水声。

敖游回头朝王培道：“还可以。”

只是还可以！

王培狠狠地瞪着他，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她们家这房子还是王培爷爷盖的，选的是整个镇上最好的观景点，房子的构造和陈设都是这么多年来一点点改造增添的，墙上的画、博古架上的花瓶，甚至随意一个拐角处的小装饰，每一件都是名家作品。如果这还不能让他满意，那整个小镇上他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小镇穷，镇里的男人都出去打工，留守的都是些老人孩子。有赚到些钱回来的，嫌弃这里交通不便陆续搬走，就剩下破旧的老房子。那时候，王培的爷爷，老画家王则安来这里写生，爱上了这里的山水，一口气买了好几栋成片的老房子，几经翻修改建，才形成了现在的王家小院。

不过王培并不打算跟这个不讲礼貌的家伙多废话，虽然他长得这么好看，可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喜欢他。尤其是，这个家伙还这么的自以为是。

“对了——”王培忽然想到一件挺重要的事，“你在哪里吃饭？”

敖游微微地眯起眼睛看她，眸中波光粼粼。王培赶紧把脸别到一边去不看她——这杀伤力太大了！

“阿姨，中午吃什么？”敖游嘴角带着些笑意，缓缓地转过身去，冲着楼下大声喊。

太后喜气洋洋地回道：“红烧肉炒笋干、冬瓜汤，小游你还想吃什么，跟阿姨说。”

敖游朝王培耸耸肩，王培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下楼来，院子里的邻居早已走得差不多了，就剩下刘二妹等几个年轻女孩子还嘻嘻哈哈地继续守着，一双双眼睛全盯着楼梯，瞧见下来的人是王培，齐齐发出失望的叹息声。

由于王教授一向不苟言笑，所以镇上的年轻人多多少少有些慊他，最多也就在楼下院子里凑凑热闹，像刘二妹那样胆敢进王培闺房的，真是少之又少。姑娘们虽然对敖游垂涎三尺，却不敢追上楼，也不知到底对王教授犯慊呢，还是觉得敖游太高贵太完美，只能远观不敢亵玩。

女孩子们嘻嘻哈哈在院子里说了一阵话，也没等到敖游再下楼，只得失望地



——离开。王培也怕自己定力不够，不敢独自一个人面对那么个尤物，所以坚决地躲在楼下跟太后说话。她甚至还一反常态地帮忙做起午饭来。

才将米饭下锅，就听到外头汽车的马达声。还没瞧见人，周柏婷咋咋呼呼的声音已经从外头传进了院子：“培培，培培，那帅哥在哪儿呢？”

要死了，她是生怕敖游听不见是吧。

那家伙本来就已经够自以为是了，再听周柏婷这么大喊大叫，自不难想象是谁偷偷地通风报信，他还不得意死。

王培把手里的东西一扔，快步冲出门，一把拎住周柏婷的衣领将她拽进屋。进屋的时候忍不住悄悄抬头看，客厅的窗口似乎隐隐有人影闪过，她忽然觉得有点脑仁疼。

周柏婷却好像没瞧见她的脸色似的，笑呵呵地跟王妈妈打招呼：“彭阿姨你怎么越来越年轻，有什么秘密可别藏着啊。”

太后立刻被她哄得眉开眼笑，高兴地道：“柏婷的嘴巴就是甜，你想吃啥，阿姨给你做啊。”

王培在一旁嘴都撅起来了，小声抱怨道：“我妈对我都没这么和颜悦色过。”

太后嗔怪地瞪了她一眼，高高兴兴地回厨房继续做饭去了。周柏婷可不管王培的脸色，一低头就往楼上冲：“帅哥在哪儿呢，在楼上吗？”才走了两步，人就不动了。

王培抬头一看，只见敖游一身黑衣地站在楼梯口，居高临下地瞧着她们俩。因为是从下往上看，更显得他身形修长，黑色的衬衣衬得一张脸面如白玉。尤其是那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深邃得犹如大海深谷，妙不可言。

周柏婷激动得浑身发抖，一把拽住王培的手，凑到她耳边咬牙切齿地道：“你要真放过他，老天爷都会抱不平的。这叫做暴殄天物！”

过了一会儿，又捶胸顿足地后悔：“我怎么就被我们家胖子给套牢了呢！”

【3】

周柏婷口中的胖子指的就是她老公陈夔。

岁月是把杀猪刀，也才一两年的工夫，清秀俊朗的年轻人已经大腹便便，他的称号也由蜜意绵绵的“阿夔”变成了通俗又上口的“胖子”。王培忽然想，她的小叔叔一走这么多年，是不是，也由俊雅飘逸的男清雅子变成了个肠肥脑满的中年大叔？

可是，不管他变成什么样，王培觉得，她还是没有办法不喜欢他。那种深入骨髓的感情如同吃饭、睡觉一般铭刻在了她的心里、骨子里，就像毒药一样戒也

戒不掉。

中午王培老实实在厨房里帮太后做饭，她的手艺还算不错，尤其是红烧排骨做得好，酥香鲜嫩，滋味入骨，连太后也自愧不如。周柏婷则饶有兴趣地跟敖游扯谈，天上地下，古今中外。

王培有时候会溜出来瞟他们两眼，意外发现敖游虽然还是一副大爷样儿，但明显比在刘二妹她们面前客气得多，甚至他还会笑一笑。这个时候周柏婷就会发一会儿愣，然后抱起跟前的凉茶猛灌。就连周柏婷这样有主的都明显扛不住，可想敖游的杀伤力有多大。

王培想了几秒钟就明白了，周柏婷是美女，长腿雪肤，大眼翘鼻，就算结了婚，照样把学校里一群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学生和男老师们迷得七荤八素的。原本以为敖游自己长成这样，反正也没人比他好看，应该不会太在意女孩子的相貌，现在看起来，天下的男人都一个样！

中午吃饭敖游显得很满意，他明显是只肉食动物，对冬瓜笋干等纯天然绿色食物完全不感兴趣，从头到尾都在吃红烧排骨。吃完收碗筷的时候他忽然扭过头来朝王培道：“是你做的？”

王培默默地别过头去，“嗯”了一声。

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举动——敖游把他手上的翡翠戒指褪了下来，一手拉过王培的手，另一只手则捏着戒指缓缓地放在她的掌心……

不说王培，连太后都愣住了，周柏婷更是傻乎乎地一会儿看看敖游，一会儿看看王培，连大气都不会出了。

“给你。”敖游道，态度漫不经心，就好像给酒店服务员十块钱小费似的那么自然。

王培瞪大眼睛看着掌心的戒指就想，也许这回太后真的看走眼了，也许它真的只是个价值二十块钱的西贝货。就算是比尔·盖茨，人家也不会一出手就是一栋房子吧。更何况他才吃了一顿饭而已，他要是再住个十天半月的……

“小游你这是干啥呢？”王培还没说话，戒指就被太后一把抢了过去，又塞回了敖游手里，“你这孩子，真是该怎么说你好！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家里大人知道了，还不得骂你……”

敖游似乎有些意外，他看了看手里的戒指，又抬头看看太后，微微皱起眉头，好看的眼睛里显出不解的神色。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小声地问：“为什么不要？难道不是越贵重越好吗？”

桌上剩下的三个人都集体不说话了。王培忽然觉得他好像和她们生活在不同世界，大脑构造与常人无异。就连太后都只张了张嘴，可能觉得这事儿三两分钟说不清楚，所以轻轻地叹了口气，一脸同情地朝敖游道：“以后阿姨再教你。”

吃完饭之后周柏婷一脸同情地继续跟敖游说话，还偷偷地小声跟王培嘟囔说：

